

横渡飞云江

■张鹤



飞云江是瑞安人的母亲江。我第一次横渡飞云江是在1963年的夏天。那时，我刚从杭州大学(现浙江大学)毕业，被浙江省教育厅直接分配到省级重点中学瑞安中学任教，住在教工宿舍，正好与吴通县老师(杭大校友)是邻居。一天，吴老师约我去横渡飞云江。当时，毛泽东主席正号召：到江河湖海去，在大风大浪里锻炼！两个年轻人风华正茂，血气方刚，一拍即合，立即行动起来。

可是，飞云江到底有多宽，水下有没有暗礁；如果下水，会不会被鲨鱼吃了？我全然不知。吴老师说：“潮水涨平了无非只有1000多米吧，咱们互相照顾，应该没有问题；暗礁肯定不会有，否则不好行船；至于鲨鱼么，不可能游进江里来的，放心吧！”我想也是，不过第一次渡江，千万不可大意。我把塑料做的空气枕头压扁了，系在腰间，万一有危险，解下枕头吹气可以保命；再说，游泳是我的强项，少年童子功，水性一流；而且又有老吴同行，可以互相照顾，不至于有危险吧？

翻一翻日历，看一看潮起潮落的时间，等潮水快要涨平时，我们风风火火地赶到江边，义无反顾地跳进江中。

初看，似乎潮水刚刚涨平了，一下水，才知道正开始退潮，拉力非同小可，一会儿，我和老吴就分开了，距离越拉越大，大声吆喝都听不见了，哪还能互相照顾啊？本来我还有一

项平躺水面一动不动任意漂浮的绝活，是孩提时代在老家的碧水潭练出来的硬功夫。要是游累了，可以躺着歇歇力。我试了一下，根本不行！碧水潭水面平静如镜，而江面上浪涛起伏，怎么躺得住？一个浪头袭来，我连喝了几口苦涩的江水。现在唯一的救命稻草就是腰间的空气枕头了。我提醒自己：小心！千万小心！

我果断地放慢了速度，手脚交替休息，保存体力，咬咬牙向对岸游去。不知过了多久，我回头看了看，啊！大约已经游过三分之二了，再坚持一下，便可大功告成！我正在窃喜时，一叶小舟靠上来，船老大向我招招手，说瑞安中学的陈书记让我立即回去。我说等我游到对岸后再回去，船老大死活不肯，说船是书记租的，他不能空船回去收钱。没有法子，我和老吴像快要煮熟的饺子被生生地捞上来了。

原来，因为我们想保存实力，放慢了速度，而瑞安中学教体育的杨化强老师以为我们游不动了，怕有意外，赶紧报告学校党支部书记，所以才有中途捞人一幕。

但不管怎么说，经过这一次的试游，我们心中有底了：飞云江，不过尔尔！过了几天，我俩神不知鬼不觉地再次来到江边，豪迈地高喊：飞云江，我们来了！终于，我们游过了飞云江！

紧接着，体委组织了一次千人横渡飞云江的活动，我俩都胸有成竹地报了名。



书法/黄勤青



微信公号“人文瑞安”，扫一扫，加关注。欢迎来稿：8129773@qq.com

一路走去

■彭小青

关灯，锁门，穿过校园斑驳的树影，融入沁凉的夜。街上，人影稀疏。自行车，三三两两，从身边鱼贯而过，大都是下了夜班的打工仔们，此刻，他们奔向温暖的地方去，两脚踩得飞快，而那个归心似箭的地方，就叫做“家”。

我也走在这样一条归家的路上。

旁边十五岁的女儿，肩背沉重的书包，书包的重量压得她的头向前伸，恰似一只伸长了脖子在费力吞咽的白鹅，让你感觉到，那书包，是蜗牛的壳，重重地伏在她瘦削的身上，跟随她的步子，缓慢地前行。偶尔，她跟不上我的步子跑起来，一摇一晃，那书包便成了背后一双用力在牵扯她的大手。

我停下来，于心不忍地说：“简宁，把书包给妈妈吧！”

“不用，不用！”她每次说话很干脆，喜欢用叠句。

转过街角，呈现一列齐整的花树，满树的翠色欲滴，夹杂微微浅黄。它们或在枝头执着相依，或正随风飞舞，或已心有不甘地铺落一地，犹如一匹灰白底、黄碎花的布。你的脚踩上去，有点韧，感觉有水从落花的身体里挤出来，从鞋子边荡漾开去。间或有窸窣窸窣的声音，那是只有鞋底才能听到的吟唱。

有风吹来，叶子沙沙作响。忽然想起一个陷在爱情里的女友，那日和她走过一棵树。

“听！”她惊喜地叫，“有树叶在说话！”

我什么也没听见。

“每一片叶子，每一朵花都在说话，它们都有生命，都有感情，都在依偎，都在缠绵，都在互说只有它们的世界才懂的，最醉人的情话！”

我还是什么也没听见。虽然什么也没听见，但是我懂，因为爱情，她成了诗人。

她是十六世纪王阳明的知音，我把先生的话篡改了一下，送给她。

“你未爱时，此花与汝同归于寂，你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心外。”

今晚，哪片叶子，哪朵花在说话呢？我仰起头。

再低头，看那花布，我童心大发，双脚快乐地、重重地专拣落花踩上去，像一个喜欢戏水的孩童见到了水。脚底下，便有“咯吱咯吱”的声音了，我爆以孩童般无忧的笑声。这时，目光流转处，便见到路边少女那微蹙的眉。她四下张望。

“妈妈，有人看见了，别这样童心，好不好？”

她像个善意劝告的母亲，而我是那顽童。

我不去理会她，继续自己的游戏。

“有毛毛虫！”她大叫。

我顿时头皮发麻，有冰凉的东西落到了我脖颈里。惊慌地，从树影下逃开。手摸处，冰凉的是那树上落下的细小的黄花。抬头，方见那少女一脸的坏笑。

再次和她并肩走过斑马线，望见一茶座，“凤牌滇红茶”，五个鲜红的大字，五个红衣少女，在路树的遮掩下，若隐若现，羞羞答答。茶馆门楣两边，两盏仿古、黑框的壁灯透出橘黄的光，温煦地映照在路面上，有脚步匆匆的行人经过，心随柔和，便慢下脚步来。一扇玻璃窗后，一张树根做的造型别致的茶桌，一览无余。桌对面，坐着对饮的两人，背朝着我的，似曾熟悉。我驻足了望，伸长脖子，饶有兴趣。

“妈妈！”女儿叫，拽了下我衣角，“在大街上呢，注意形象！”

一路走去。

我在慢慢老去的时光里，慢慢地变得有童心。因为年少的时光是再难以用斑斓的色彩渲染的画。

我身边的少女，在慢慢成长的日子，慢慢地变得老成。少年的老成。

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木活字印刷术技艺 专项职业能力鉴定考核首次开考

5月23日上午8点40分，瑞安市开元职业中专校园里铃声响起，42位准备就绪在教室里等候许久的考生，开始了一场特殊意义的考试。

在考场，记者看到，每位同学的桌子上摆放着试卷和笔墨纸砚，此外还有几样奇怪的“考试道具”。细看之下，才发现原来是刻刀和木头。据该校木活字印刷术任教师肖云飞介绍，刻这些木头也是其中的一项考试项目。而今天这场意义非凡的考试就是“木活字”印刷术技艺考试，这同时也是“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木活字印刷术技艺专项职业能力鉴定考核”的首次开考。

本次考试主要从刻字十六字诀默写、反字书写、木活字雕刻三项内容展开。这些同样也是学生在日常木活字印刷术课程里的重要学习内容。

据史料记载，木活字印刷术由王祜于公元1298年创制，清乾隆元年(1736年)随王氏后裔迁入瑞安市平阳坑东源村。如今，东源村村民仍在沿用王氏先祖的传统木活字印刷术修编族谱，近20道工序被完整保留。这

也成为我国已知唯一保留下来且仍在使用的木活字印刷技艺，堪称世界传统印刷术的“活化石”。瑞安平阳坑东源村的木活字印刷术在2008年就被列入我国第二批国家级非遗名录；2010年11月，以瑞安市“木活字印刷术”为申报主体的“中国活字印刷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因此，本次技艺考试的意义之深远和重大，可想而知。

但是这一“活化石”却也难逃后继无人、随时可能断根的命运。而开元职业中专学校于2010年开始开设的木活字技艺教学课程的设置初衷就在于传承这门古老的技艺。

据了解，开元职业中专一直十分重视传统文化教育，在市文化部门的号召下，2010年更是投入了50多万元专项资金购买设备、特聘5名校外木活字印刷技艺大师，动员学生进行“木活字印刷”技艺的传承文化学习。日常教学中高一阶段学生全部参与学习，高二阶段学生择优提升。这次42位考生就是从全校几百位学生中筛选出来的。四年来，学校共有300多位师生认真学习了此项古老



而伟大的技艺。

该校除了木活字课程的开设外，还将竹编等传统技艺引入日常教学活动中。肖老师表示，这次考试就像是成果验收，但是成果验收之前，学校的老师和同学都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据了解，该校多次组织“非遗进校园”活动，组织木活字技艺大赛、演讲比赛、书写反字、雕刻字模比赛、创意作品展示等活动，并经常受邀到校外进行技艺展示和“非遗”成果展览活动。通过师生们的共同努力，学校在“非遗”教学方面获得了多项荣誉，如



“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教学传承基地”、“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先进集体”等。随着学校的“非遗”教学名声渐起，许多媒体也纷纷来校专访，2013年9月，日本的NHK电视台还专程来校进行拍摄。

该校校长金剑表示，开展此项活动是想让学生更加了解自己国家的文化，引起全社会尤其是青少年一代对传统文化的广泛关注，使其有效地传承下去，不至于断流。同时，这些传统文化教育也为学校教学工作开辟了一条新路子。(吴超琪)